春秋歸義

春秋歸義摘要卷之九

獲嘉賀仲瑊著　　姪賀行素較

河北張縉彥　　藕門龔應熊訂

覃懷范印心評　　東海范驟節

襄公上 名午成公子在位三十一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左傳非宋地追書也于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

合九國之師以討叛臣前書宋魚石復入于彭城此書圍宋彭城亂臣賊子雖欲飾詞文過竊地苟安有所不能彭城降晉晉人以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足以寒亂賊之膽快臣子之心晉自文以來舉事未有如此之嚴且正者人心安得不懾事順而功倍矣胡傳于大夫帥師每譏專兵彭城之役九國之大夫會師圍城專兵執大于是然而伯國之義再振又惡在大夫之不可帥師乎故大夫從君者也人君馭得其道則主兵無所不可馭失其

道委轡之禍亦不在主兵之日也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

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左傳東諸侯之師次鄫以待晉師

鄭黨楚不可不治然韓厥獨帥師而伐之不借力于諸侯以示晉力之有餘亦不强督諸侯以不堪命之口實伯國既自勤而諸侯無敢不至矣晉悼初即位首伐彭城以伸君臣之義次即伐鄭以正夷夏之防伯者之道莫正于此矣東諸侯次于鄫

尙有覬望之心晉不以爲討盍欲柔服之此威懷

諸侯之大機也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左傳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鄭子然侵宋取犬丘

楚黨賊侵宋此其失之最大者怙惡不悔恃强凌

人直一狂橫之夷爲邊疆擾則可耳非有覬天下

之遠畧知所以辨之矣

九月辛酉天王崩簡王崩子靈王立

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晉侯悼使荀罃來聘荀罃知武子左傳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

胡傳責諸侯不奔王喪而行朝聘之禮如越人視秦人肥瘠然詞義甚正而公羊註引杜氏云辛酉九月十五冬者十月初崩赴未至皆未聞喪故得行朝聘之禮亦是一說然俱未盡也鄒子在東方朝以九月此自不知天王之崩可無譏焉衛晉之聘何以知定在十月初即如所云晉衛去王都甚近九月辛酉至月除尚有十五日崩赴即未至而

諸侯則無不聞喪之禮此自當徹樂變禮以待王使晉衛無哀戚君父之心魯人不能裁晉衛以禮欲免于誅得乎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五月而葬

周之王前此有崩者矣或不志或志崩矣而葬不志皆非之也或崩葬俱志在魯則如隱如桓如宣皆不奔喪春秋所責益又有甚焉者未暇及此也如簡王崩葬俱志矣魯不往則不書此書矣而不志公如京師者是使大夫往耳舉一魯而天下可

知也人知春秋于天子崩葬不志以誅臣子之慢而不知書崩書葬而不書會葬者則雖志猶訉也或曰襄公童子侯也又未免喪而獨誅之不亦過乎曰襄卽不童子侯不在喪猶不往也如襄二十八年靈王之喪是也且童子侯不如晉乎四年再如晉于是三年之喪未終而齊姜之喪未期也曰景王之喪不使叔鞅如京師乎是以大夫往何以書曰此爲王室亂言之也此時以王室爲重又姑借諸侯之會葬者以終景王之事而正王猛之始

然假令斯時諸侯能奔王喪朝嗣君而定其位子朝何敢生心惟諸侯不以王室爲意使之自爭自立大亂五年而後定則叔鞅之使可曰姑以是塞責乎吾于是而又追恨于齊桓也會首止定王世子可謂有功王室乃惠王之殁桓竟不往自是之後諸侯相習以不親奔喪爲常譏之咎也公羊疏但論及時不及時皆未察經意故特詳之

鄭師伐宋 左傳鄭師侵宋楚令也

楚鄭使宋太急漫無戢志橫甚矣何以堪之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襄公嫡母齊姜

六月庚辰鄭伯髡頑卒成公卒子僖公髡頑立

左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免寡人惟二三子鄭怙亂從楚恬不知非誠爲可恨然鄭成公怨惻真至之情恩怨分明自是可取天下事惟真則可信若以此心事天子交中國可保無渝是以古君子有救人於盜賊之中用之而不疑者取其真也若真意不足第

觀望於成敗之間以爲向背烏足恃邪故鄭伯踰以死從楚罪也吾以爲有鄭伯踰不貳楚之心而後可與論與人交之義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鄭人從楚此必討之罪但晉人不示之以禮而伐其喪適足以激鄭人之怒而示不直于諸侯耳故鄭人不肯心服成而又渝經營八年乃僅得之則失禮之故也甯殖獨稱名穀梁曰如是而稱于前事也鄭伐衛喪非矣叔向曰毋寧事以善人爲則而

則人之辟則許衛人以伐喪報怨恐亦非聖人禮教之意然而甯殖獨稱名者甯殖衛卿乃不敢以義正告晉人乎則將焉用彼相矣故書晉師宋師者所以著其暴書衛甯殖者所以斥名正其伐同宗喪愧其不能爲孔達也

諸家皆以晉宋稱師爲將卑師衆考宣十六年晉師滅赤狄潞氏主兵者荀林父襄十年晉師伐秦主兵者荀罃將皆不卑而皆稱師如此則將卑師衆之說殆不可憑晉悼屢年伐鄭非親駕則卿行

不應此獨遣卑者非服鄭之本意也故例不足據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左傳會于戚謀鄭故也

伐喪太急適足傷鄭人之心而已何能服之去禮以爲强雖强大不能得之於弱小也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三月而葬

左傳姜氏君之妣也是明謂齊姜爲襄之母鄢陵之役魯成公出于壞隤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曰請返

而聽命姜怒指公子偃公子鉏曰女不可是皆君也非毋而敢如是乎公羊以齊姜穆姜未知爲宣夫人與成夫人與是何言也

叔孫豹如宋左傳穆叔聘于宋通嗣君也始見經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左傳城虎牢鄭人乃成

制天下有机信義是也制勝負有机地利是也虎牢鄭之險也城之而鄭人服矣所謂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鄭人從此不支矣虎牢不繫之鄭

不爲鄭城也陸粲曰城虎牢以阨鄭也阨鄭以與楚也鄭旣即楚矣故城焉而不繫于鄭若曰取之楚之屬邑而歸之中國云爾

蔡鄭會于鄧無備楚之實晉厲三勢王臣竟無紐鄭何志不斷謀不立故也晉悼秋會于戚而諸侯未協冬再會于戚則遂城虎牢遂決詞也以必得鄭爲主而不再計者也志決謀定故鄭人窘迫而請成春秋書遂城虎牢所以懲人臣之退縮而謀事無功者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楚公子申爲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楚人殺之然亦楚之私事而經書之者貪人敗國雖夷狄之地不使得居之也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吴林云楚始伐吴

楚受吴之禍巫臣爲之巫臣之禍嬰齊爲之吴張而楚病楚病而嬰齊亡貪利娼能而害人者適足以自亡而已矣春秋書之所以爲執政大臣徇私病國之戒也

吳楚兩僭國春秋之書治吳楚者也晏齊伐吳夷狄相攻然而書將書師書伐何也楚以一隅抗衡天下而不知吳已覗其後矣楚于吳非有餘力也一吳足以難楚而中國可知矣然而使楚人騁張者則中國之媿也是役也吳獲勍廖楚之良也而又伐楚取其良邑然皆削而不書以吳爲不足以治楚也故伐吳不言勝敗而或者但論吳楚强弱之勢謂吳犄其東爲楚病皆非筆削之旨也

公如晉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悼盟于長樗晉地孟獻子相公稽首

襄以童子侯不朝天子而朝晉至于稽首此相者之過也於晉悼不以童子侯而忽之出國都與之盟則伯主之敬侯國也而伯業益隆以此言之則敬人不以禮與非禮凌人者皆自取病耳故稽首之失反詰于知武子湛露形弓之賦見鄙于甯俞而處父之辱諸侯晉襄亦終悔于厥心比事而觀處己處人思過半矣

公至自晉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悼宋公平衛侯獻鄭伯僖莒子犁比邾子宣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衛地同盟者覬其强牽王人下靈外示大同而尊王之意不足也

天子新立晉悼修伯主之義當率諸侯會朝以治夫包茅之不入者則義聲薄天下與楚無敢不備況小國乎乃諸侯不聞覲朝而王臣遠從僕僕為此會也天威咫尺之義蕩然無復存矣其所以異於晉厲者厲再勤王臣伐鄭而不服悼勤單子而鄭人與盟差存王室之體焉耳

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左傳楚子辛爲令尹侵欲于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晉侯使告于諸侯秋叔孫豹及諸侯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林云諸侯在而大夫自爲盟于是始

陳侯之請盟晉侯之許盟豈不甚正顧陳實厭苦楚政非能慕中國也始則不能正名討罪繼則幸其來而苟且受之使小國不知夷狄之不可即中國之不可叛也欲來則來莫之或逆欲去則去莫之能止雖有盟誓之言不足守輕中國而啟戎心伯失其道苐以力相加已耳力果足以服天下乎

哉故曰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若曰以一小國之大夫而勤諸侯之執政削而不序甚醜之也然則袁僑不當盟乎即伐而服之亦何加于請盟曰受袁僑而辭其盟以待陳侯陳侯能來好會未晚也不能來吾亦不受叛中國之體尊而盟可固也乎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左傳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

與韓厥伐鄭之意同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成公卒子哀公溺立）

夏叔孫豹如晉（左傳報知武子之聘也在元年）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成公妾襄公母姒杞姓）

成公之妾襄公之母襄公幼非有用致夫人之舉季文子喪禮不備爲匠慶所譏非有尊崇之禮然經未嘗不稱夫人此與成風何異吾於是而益信子母天性聖人決不奪人之親以爲禮則母以子貴亦天理人情之至而康侯之說不可遁也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七月戊子卒八月辛亥葬僅二十四日小君之不成禮未有甚于此者

胡傳于定姒稱小君無說豈以不殯于廟乎然當日匠慶已訕之矣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則當日小君之禮已有定制而減禮為人心之所不安若曰尊妾母為夫人乃後人私增之而非先王之制則季文子當有以藉口匠慶又何訕焉所以然者嫡妾之分在夫主則有異在人子則天性之愛一也

釋例曰凡妾子爲君其母猶爲夫人雖先君不命其母母以子貴其適夫人薨則尊得加于臣子而内外之禮皆得如其夫人矣故姒氏之喪責以小君不臣成風之喪王使來會葬傳曰禮也又曰是知妾母成尊是爲正法但尊無二上適母若在君尙不得盡禮于其母臣民豈得以夫人之禮事之哉嫡母既薨則君既盡夫人之禮事其母臣民豈得以妾母遇之哉故適母薨則妾母尊也而康侯不取何也

季文子以穆姜之櫝葬齊姜慶匠亦以蒲圃之櫝葬定姒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

冬公如晉 左傳公如晉聽政請屬鄫晉侯許之

襄公生于會沙隨之歲于此纔七齡耳如晉背盟及是三矣可以不往而必往此季文子之奸也公不往則有行將在文子文子恐夫去國之日有如僑如其人者乘其後也故不念其君之幼弱而必使親之外以托夫順事大國之名而內以自爲磐石之固孟獻子亦避嫌防猜相其幼君以行而不

敢出一語子叔嬰齊曰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

社稷之臣託六尺之孤者其道如此乎

陳人圍頓左傳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

陳病楚非能外楚頓侵陳楚令也既無損於陳則

陳亦不必圍之以激楚怒所謂小不忍則亂大謀

五年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僖使公子發來聘左傳通嗣君也鄭僖公初即位發子產父

廬陵李氏曰鄭與魯自輸平來盟以後未嘗有聘

問之使終春秋僅見于此則以悼公之盛諸侯之

睦也是則然矣乃吾獨有感也鄭自從楚以來晉人侵之伐之魯無不與今絕爲雞澤之會遽爾遣聘是知小國之君臣未嘗不知禮義之爲美睦鄰之爲榮祇以逼于楚之威不得不爲之致死遂得罪于中國而情可哀也魯衛藐視之國而伐喪之師寗殖藐之虎牢之逼仲孫發之發之聘也魯人何以爲顏乎故晉悼伯之盛也諸侯有能修禮明義以輔晉人之所不逮將小國懊之大國畏之矣無如其不能也經書鄭人來聘殆有感發魯衛之

思乎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左傳穆叔覲鄫大子于晉以成屬鄫

鄫雖小國亦天子五等之諸侯魯以借助而求屬晉以賦魯而許屬遂以方伯之世子與侯國之大夫逆覲于伯主之庭則竟廢置諸侯矣比鄫世子于魯大夫故不言及且不以大夫及鄫世子也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吳地

二卿之爲此會晉命也晉爲此舉蓋以得吳爲重以自張大耳無復尊攘之意矣汲汲求合先之以

二國又繼之以親往則吳亞而中國輕故使吳人之無王者中國爲之也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左傳楚人討陳叛故曰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

夷夏盛衰之界各視其所爲壬夫以侵欲失陳討而誅之則志不在小夷狄之有威刑中國之憂也故謹而書之

國家之法懲一警百君子之心懲前毖後楚公子申以侵欲逼二卿誅矣此壬夫之所親見乃不必

警而復蹈其覆轍何哉君子懷刑以國家之法爲公知其無所私也小人之心則以一人爲一人而巳是故但快一人之伏法而忘國家用法之意漫無懲戒以至於弊而後巳

公會晉侯悼宋公平陳侯哀衛侯獻鄭伯僖曹伯成莒子犁比邾子宣滕子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衛地左傳會吳且命戍陳也

晉悼率諸侯以會吳爲吳之强也不知天下强弱之勢在禮義不在兵力屈諸侯之體而與吳人周

旋禮義之所不載也楚初以親中國爲榮入中國

而鹿上執宋公矣吳初亦以親中國爲榮入中國

而黃池先晉伯矣豺狼無厭鄙我猶慽無故決夷

夏之藩貲犄角之利犄角之利毫無足恃而夷夏

之藩不可復收此晉之最失而後世之人至死不

悟也

公至自會

冬戍陳

戍可以爲常乎老師匱財是自敝之道也故能治

楚則安不獨一陳不能治楚則失亦不獨一陳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悼宋公平衛侯獻鄭伯僖曹伯宣齊世子光救陳

救陳善也而所以安陳者未善也楚以必爭為志晉以曲徇為心晉之救猶楚之爭也大義不伸而暴骨以逞諸侯之民何罪焉

戍陳者所以禦楚也楚伐而又救之是戍之無益也桓文之伯也未聞戍諸侯也且諸侯之兵力有

限而遏楚之小國猶多必以戍爲長策曰亦不足

故戍陳而伯主服遠之威窮矣陳之所以終失也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辛未季孫行父卒 行父以文六年見經至是五十四年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桓公卒子孝公匄立杞桓公以僖公二十四年立在位七十年猶在晉惠公之世逮見齊桓晉文秦穆楚莊歷世變最深

夏宋華弱來奔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莒人滅鄫

春秋言滅則是滅也書莒人滅鄫則莒人滅國之罪法在必誅魯屬焉而不能庇晉伯焉而不能存皆無所辭其責矣胡傳取穀梁異姓爲後之說而爲之詞陸粲駁之曰莒之滅鄫左傳所載本末甚明昭之四年取鄫不繫以莒者昭元年書取鄆不言伐莒鄆亦莒邑何獨于鄫而疑之

穀梁論滅曰中國日卑國月夷狄時按僖三年滅下陽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十七年夏滅項則中

國不日矣宣十二年冬十二月戊寅楚子滅蕭則卑國不月矣昭二十三年戊辰吳敗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髠沈子逞滅則夷狄不時矣及說之難通則又變其詞或云畧之或云蒙上月且如夷狄時矣僖五年楚人滅黃何以知不蒙上月也又云滅者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此滅鄧何以獨不然傳例之不可拘類如此

冬叔孫豹如邾 左傳穆叔如邾聘且修平

季孫宿如晉 行父之子即季武子

季孫宿行父之子行父卒未祥而已與國政有事于他國三年之喪其廢已久自大夫已然矣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左傳齊侯滅萊萊恃謀也二年齊侯伐萊萊人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齊師乃還所謂恃謀者蓋恃賂夙沙衛之謀也當是之時諸侯習於兼併萊人即竭力圖存猶恐不濟乃托命於寺人之手欲恃之以為久安之術乎人之不才無如萊之甚者矣

七年春郯子來朝左傳始朝公也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左傳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後卜郊宜其不從也

以孟獻子之言觀之則爲過時重不能以時舉徒勞卜筮焉其爲不敬也大矣

小邾子來朝左傳始朝公也

城費左傳南遺爲費宰叔仲昭伯爲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于南遺謂南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

城季氏之私邑與城中城城中邱之詞無以異蓋

臣之私邑圉君之土地春秋大居正故以國城書之以示人臣無敢私專之義

秋季孫宿如衛左傳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聘在元年子叔即公孫剽

八月螽

冬十月衛侯獻使孫林父來聘左傳衛孫林父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

聘義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享食所以愧厲之也

孫林父公登亦登無禮莫甚焉魯人安受之何以杜鄰國之侮邪吾于襄之初晉衛鄭之聘滕子邾子小邾子之朝而知魯之可以爲國也吾于孫林父之並登而知魯之所以弱也襄[illegible]于侯也自位七年經十一齒耳而大國無不加禮小國無敢不朝以道行之其孰敢侮之孫林父奉君之命來聘于魯而敢與公並登有易心矣魯人弔使不敬邾人猶能問之曾以魯而不敢問諸衛乎自創其禮而以爲親人往往爲齊晉所辱者不能執禮之故

也

壬戌及孫林父盟

元年晉侯使荀罃來聘未嘗尋盟也而魯之事晉有加焉未嘗以不盟而致怠也孫林父之報聘殷矣而公登亦登無禮特甚乃尋孫桓子之盟吾未見魯衛之交以盟不盟而有所分別也不修禮而修盟人日輕而神日厭亦何取焉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悼宋公平陳侯哀衛侯獻曹伯

（成）莒子（犁比）邾子（宣）于鄬（鄭地左傳楚子囊圍陳會于鄬以救之）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鄭地林云僖公卒簡公嘉立）

鄭伯髡頑之事經書卒甚明胡傳必取公穀之說以為弒其言曰傳公欲從諸侯會于鄬諸大夫欲背諸夏與荊楚則是近禽獸為夷狄之民也以中國之君而見弒于夷狄之民聖人傷之甚懼之甚故變文而書之見其弒而隱之也夫夷狄莫如楚與戎狄以蔡侯獻舞歸執宋公以伐宋狄滅溫入

衛王師敗績于茅戎其爲加中國也大矣皆不諱何獨于鄭而諱之且弑君不討賊不書葬此三傳之所謂例也而經楚鄭僖公則又曰爲中國諱自與例悖則又曰大惡不待貶絶而自見又安用作春秋乎

陳侯哀逃歸左傳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黄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黄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懼有二圖陳侯逃歸。林云自是凡會同無陳矣

陳大舜之後作賓王家膺五等之爵翼戴天子知

從楚之非正請服于中國晉人不拒接袁僑于盟而勤諸侯于會完守以老楚伏信以待晉不亦可乎乃不能堅恐而背之謂諸侯何故書逃以顯其從夷之罪然陳自叛楚以來無歲不有楚師從中國則我無如楚何從楚則中國無如我何是以陳之人不得慕正之虛名受叛夷之實禍而討挾其君以逃也晉有伯主之名無立義之實叛我者不能使之知忌好我者不能使之即安徒勤諸侯于道路之間救人而人逃之辱莫甚焉陳侯既逃

便當以救陳之師為討叛之舉乃七國之君避一
强楚之大夫汲汲而歸故會不言救陳侯書逃蓋
深醜之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左傳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

鄬之會在去年十二月如晉在今年正月以理推
之鄬鄭地在會之西自會以追陳侯之逃以及諸
侯旋師中間能得幾日又會鄬不致公蓋未歸國
而遂如晉也救人而人逃之不但晉之耻亦諸侯
之辱乃恬不介意惟修事人之禮以苟免大國之

討爲寺舍王不朝惟奔走於道路之間十歲弱主其何以堪此當國大臣之罪也春秋書此殆不勝尊尊親親之感三傳不釋蓋未遍按前後止以尋常如晉覲之耳

夏葬鄭僖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蔡楚黨侵蔡而獲其卿自無不怒楚之理子產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無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

年弗得寧矣然而當國大臣不以爲意者没利于前而易患于後也小人貪目前之小利以國事侥倖而不顧卒之國事敗而身亦隨之千古一揆終莫之悟是可嘆也春秋書此殆深警謀國之臣寡謀起釁之戒乎

季孫宿會晉侯悼鄭伯簡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左傳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大夫會之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

穀梁曰見魯之失政也公在而大夫會也胡傳駁穀梁之言以爲不自爲政而委于臣下朝聘事

之大者重煩諸使而使大夫聽命無乃以姑息受人而不由德乎此兩傳者皆所未喻也胡傳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則邢邱之所命乃朝聘于晉之數耳春秋疏曰昭三年鄭子大叔云文襄之伯也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自襄以後晉德少衰諸侯朝聘無復定準今晉悼復修伯業更令諸侯故公朝晉而稟其多少如公朝者蓋亦非一晉侯謙不敢在國約束又難煩諸侯使大夫聽命故為邢邱之會以命朝聘之數疏言是也邢邱是私

諸侯之賦若是貢賦于王朝則當明而命之無用出都矣齊桓官受方物是朝聘于天子之數非自利之也天子失政諸侯㒷敬伯者出而督率之以尊天子攘夷狄責包茅正方物會盟雖私春秋無惡焉未聞有朝聘于伯國之數也齊桓既没晉以强力挾諸侯于是遂與天子分職貢矣觀于子產爭承自日中以至于昏及女叔侯所謂職貢不乏玩好時至者則其爲諸侯病久矣晉悼辭諸侯而使大夫聽命亦有不安于心者而康侯且責諸侯

之不覲聽是明以諸侯屬晉不可訓也故目晉侯鄭伯而人諸國之大夫所以懲僭逆而存君臣之防也或曰諸侯能不朝貢于晉乎晉悼朝聘之節儉而有禮不愈于重幣乎曰朝貢于晉者時事也不當朝聘于晉者王章也朝聘之節儉而有禮者私恩也揆以僭王之律晉無末滅之禮此而不誅無用作春秋矣左傳尊晉及諸家卿不會公侯譏傳政在大夫之說俱非是

公至自晉

正義曰公以正月如晉會之後公始歸則晉侯適會公乃歸魯季孫蓋從公朝晉即從晉赴會故季孫在會而公先歸此說是也不然則公先如晉晉侯出會而公待命於晉亦非禮矣

莒人伐我東鄙

左傳云莒人伐我東鄙以疆鄫田魯之力不弱于莒莒人滅鄫而不救也莒疆鄫田而不能止也然則曰僕僕以會人者又何爲也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左傳鄭及楚平

楚人伐鄭爲侵蔡也子產所謂楚人來討者不旋踵而驗矣雖及楚平而又開晉釁何利焉

晉侯使士匄來聘左傳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

九年春宋災

夏季孫宿如晉報宣子之聘也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成公母穆姜是通子僑如而欲去季孟者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四月而葬

冬公會晉侯悼宋公平衛侯獻曹伯成莒子犂比邾子

宣 滕子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

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鄭地左傳鄭服也此盟鄭人嘔強殊甚荀偃欲改其載書而不能可謂同乎故知言同者有不同者矣

去年冬楚伐鄭鄭與楚成不書今此晉伐鄭鄭及晉成亦不書何也晉不治楚而徒責鄭何以服鄭或曰經不書同盟于戲乎曰盟以固信也鄭若爲天子守封疆則當以死抗楚晉若爲中國攘夷狄則當協力庇鄭乃其意不過與楚爭鄭使小國困于兵革從違皆罪儆倖于旦夕無事晉非有尊攘

之名鄭亦非能決擇于夷夏之閒也又惡取此盟而同之晉人曰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鄭人應之曰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亦知之乃知國雖小未可以兒威挾也故晉楚但書伐而不書成以見兩國暴橫小國不堪雖歃血誓神無益于離合之數也

楚子伐鄭

書楚子伐國者多矣此無可復言然以晉之不知尊王則謂書楚子以擬晉侯亦可是役也鄭又及

楚平其言曰吾盟固云惟強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彊矣是其所不平於晉而媿晉者特甚然與晉言則曰惟禮與彊是從而於楚則但言彊鄭人之心亦未嘗無分別於是益知禮之可以服人而強力不足恃也故齊桓以辭子華得鄭而晉以一言激鄭人之貳得失之際可以觀矣

十年春公會晉侯悼宋公平衛侯獻曹伯成莒子犂比邾子宣滕子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楚地左傳會吳子壽夢也

諸侯就吳吳于是遂術中國不可屈下既不能來王又不可閉闗謝徒爲中國病吳之禍晉爲之也此壽夢也不稱吳子者言吳則吳耳非冠裳會盟之諸侯也故以號舉而殊其會見中國失體且外之也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妘姓左傳乃子宋人以偪陽子歸

征伐之師加于所當加故人知畏不加于所不當加故人知安伯主出會諸侯四方之人于是乎觀威信焉而所經之小國無罪不保其社稷則自此

之後先聲所至誰不寒心自危內不可恃安得不附于外是驅而之夷也夏陽說襲衛荀偃士匄滅偪陽皆見小利不顧其後而伯業衰矣不止專滅專封已也至于桑林之舞津津乎無上矣遂者暴詞也

公至自會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左傳六月庚午圍宋衛侯救宋鄭皇耳帥師侵衛

楚挾鄭伐宋以貳晉鄭勉力侵衛以固楚交相爲

許小國德而晉之霸圖衰矣假令中國有俠義之君安得至此經書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同帥師而不言及見鄭之化于夷也鄭之夷晉敺之也

晉師伐秦（左晉荀罃伐秦報其侵也謂報九年之侵也九年秦景公使士雅乞師於楚楚子師於武城以爲秦援秦人侵晉）

兵數動則不威事失序則滋擾伐秦之師是可已而不已者也

秋莒人伐我東鄙（左傳莒人間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東鄙）

莒人伐我諸侯常事耳時晉悼方修伯業莒人屢

從于會叛盟兵鄭伯國之威信安在此而不治無貴會盟矣莒人伐國之事小而無忌憚之罪大晉人不問雖伐鄭伐秦不足威矣若魯人者恃人以立國晉力絕有所不及即莒人得侮之矣春秋蓋交譏之也

公會晉侯悼宋公平衛侯獻曹伯成莒子犂比邾子宣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三駕之一

十二月同盟五月諸侯始歸而楚鄭已合兵伐宋諸侯又合兵伐鄭然則所謂同盟者安在故盟則

不叛叛則不盟懷諸侯有道禮義而已禮義不足徒以詐力相角武子荀罃之言雖善吾未敢賢乎爾也

齊世子光列滕子之上明年亳城北之會遂加邾莒之上傳謂其先至于師敵長于會永嘉呂氏曰光序諸侯之上主會者爲之也春秋不改所以示譏言專以强弱事勢爲先後也汪氏曰齊光未誓于天子可序于薛伯杞伯之上乎成十五年宋世子成序齊大夫之上昭四年宋世子佐序小邾子

之下以上公世子而次于子爵則是世子未誓于天子以皮幣繼子男之常制也齊光序諸侯之上是晉悼以私意之向背謂邾莒薛杞國弱而卑齊光國大而强故紊周班而進之也況自晉悼之伯邾莒以子爵而常在薛伯杞伯之上據事直書義自見矣此言是也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林云書盜始此

執政之大夫盜得而殺之鄭之政可知矣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周猶不堪競況鄭乎不

善必先知之其惟賢者乎

正義曰若國家討而殺之則舉國名言殺其大夫若非國討兩下相殺則兩書名氏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是也此非國討亦當兩書名氏但殺之者尉止司臣之徒皆非卿也非卿則名氏不合見經故稱之爲盜凡言其者是其所有也盜者寇賊之名賤之不繫于國被殺者非盜之所有故不得言其大夫也此言不書大夫之義最明但言非卿名氏不合見經故稱之爲盜即不得書名將不得書人

乎其書盜則盜也叛國作亂是盜而已矣三臣身爲國卿屠于盜手不能其職亦可見矣不待例其大夫而後明也其不稱大夫者不以盜加于大夫也此與齊豹皆本國之人也與殺蔡侯申之盜不同

戍鄭虎牢

不制鄭之死命不能使鄭人必服戍虎牢而鄭服矣然鄭方有內難諸侯無弔恤之仁而徒以力挾之義猶在楚人禮陳之下也城虎牢不書鄭者不

爲鄭城也鄭以虎牢附楚抗中國取而城之所以正天子之土宇也戍虎牢書鄭者威加于鄭也無復仗義執言强以兵力逼挾之耳一見鄭人之怙亂一見晉人之無義而力爭故雖戍鄭而鄭終不服也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楚何以書救蓋等楚于晉也其等楚于晉者何也所以等晉于楚也何以等晉于楚也晉之所以異于楚者上則天威咫尺下則協比其鄰乃盟誓之

詞欲鄭惟晉是聽國喪不顧國難不恤侵北鄙以致鄭之怨戍虎牢以扼鄭之吭是晉之私鄭與楚之私鄭無以異也等之無義則晉既得伐楚何爲不得救春秋惡夫以强力私諸侯而逼挾者故著楚之救以正晉之罪見晉非執義楚未降心雖有蕭魚之會名分所不與也非許鄭宜受楚之救若謂晉之偪危爲不仁則楚之分災爲可善葢以晉楚之是非論故曰等晉于楚也

公至自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左傳云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此三家分公室之始臣之不道莫斯甚矣臣犯而後有叛逆叛逆之俗習而臣與君分國是故田氏以家量收齊六卿以力政分晉記曰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也公室之分身親爲之則社稷臣難言哉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禮不卜常祀魯屢失時不郊皆不從天道焉可誣也書曰不從必有不從之者矣此聖人深可寧於天人相與之際也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左傳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爲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爲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説之夏子展侵宋

此子展之謀也晉屢伐鄭鄭屢從晉今且戍虎牢

諸侯之師方據險相逼鄭人恐懼之不暇敢復與宋爲難乎然而使鄭人猶敢出師以兵宋者亦可見晉人德義之不足不能使小國畏服矣故書侵宋不言鄭人之所以爲謀而深病晉之所以爲伯者失其道也

公會晉侯悼 宋公平 衛侯 曹伯成 齊世子光 莒子犁比 邾子宣 滕子成 薛伯 杞伯 小邾子伐鄭三雋之二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鄭地左傳諸侯伐鄭鄭人懼乃行成

公至自伐鄭

楚子共鄭伯簡伐宋左傳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

戚鄭虎牢矣而鄭人伐宋同盟于亳城北矣而鄭人又伐宋雖曰欲固與晉假令王者服天下道必不出此此此見晉人無義不別于楚故鄭人極二國兵力之所至而擇所從焉大國用力小國用狡惡在其爲伯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三駕之三

會于蕭魚鄭地左傳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鄭人使良霄如楚告將服于晉楚人執之鄭人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

前再言同盟而鄭人不服此鄭人既服而脩盟不書何也前之盟晉人以力相競此之盟鄭人以詐相收所以見德義不足者盟亦不足恃晉鄭之所以相結者不在盟與不盟之間也嗟乎鄭以晉詐楚楚詐而已即安于晉晉服鄭邪鄭用晉邪使鄭人無成謀晉楚之禍未知所終也自是而鄭服矣晉既得意鄭亦苟安諸侯息兵而中國之事畢矣

伯國增一貢賦之鄭諸侯無咫尺之嚴胡傳謂晉

悼以至誠感人三駕與城濮比績不亦過乎

楚不舍陳故卒得陳晉不舍鄭故卒得鄭天下事

專精致志未有不成惜晉悼不知義僅以力得鄭

而竟不能正陳可歎也

公至自會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集矢之役楚實侈爲不可忘之德而不自知其不

宜爭諸侯也假令大義儼然天威在上楚將知罪

何鄭之敢爭春秋書楚執鄭行人見晉義之不昭楚心之猶競非徒爲記事而已晉得一國楚得一介執之祇足以示不廣耳行人執於楚而後國與晉則晉豈真心悅而誠服者哉

冬秦人伐晉左傳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士魴禦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己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

楚暫雌伏于南晉又驁擊于西以力挾諸侯而私其利誰能堪之晉人德義不足人心不服雖免强得鄭而秦楚耽耽未嘗一日忘角力之思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魯邑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以入鄆之事觀之魯未嘗不足以制莒特不善用之耳經書入鄆蓋惜之也

莒屢侵魯晉既不問魯撫安受之埒且魯之力足以辦莒何必恃人此時但當聲罪致討直造其國都僅一入邑特報復之師而已此魯之所以不異于莒也胡傳以此惡季孫專兵爲逐昭公之漸是時公室已分專兵何待今日襄公幼弱季孫柄政倘能乃心公室則苟利國家專之可矣一遂何足

譏焉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拜蕭魚之師

秋九月吳子乘卒壽夢卒子諸樊立季子讓位在免喪之後見十四年傳林云吳始書卒

諸樊以應立之嗣子擇賢而授之推以予諸其弟季札以諸兄所推固讓而不居棄室而耕以避其兄不止此也免喪而後定位則是猶能為三年之喪矣父子兄弟愛讓數十年無間言非有過人之性其安能乎況以兵威强于江表得賢人而相之

齊桓晉文不足爲也惜也生于蠻夷習于強暴兄弟相繼死非其命可痛之甚也夫子于壽夢之卒特書焉蓋存之也康侯譏季札讓國生亂而不念吳事非當日諸侯所及終三年之喪輕千乘之位守傳國之約傳曰善累而後進以吳之能爲善加此而無一語進之善善長之意安在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左傳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

天下之患不在于力之強弱而在義不存于人之心春秋之諸侯楚強則附楚晉強則附晉此強弱

之形也包茅問楚內臣辭鄭沃威咫尺下拜登受肅諸侯此強弱之實也晉悼雖暫處乎強楚何肯自甘于弱所以旋車未定而秦伐楚侵相繼而至鄭雖告服中國未得安枕故不十五年而卒有宋之會楚竟凌晉而據其上此力強者不可久之明驗也故春秋於侵宋之事繼秦伐而詳書之其所以不滿於晉者深矣

公如晉左傳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魯遂以不朝正爲常尊伯國而忘君親非小失也

春秋於此毋致意焉

夏取邿小國左傳邿亂分爲三師救邿遂取之

救人而因之以爲利此見分災救患絕無實心若

晉景之於潞子嬰兒則又甚矣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于是吳侵楚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戰于庸浦大敗吳師君子以吳爲不公

冬城防杜云防臧氏邑

此城防與城費何別臧武仲不專魯權亦豈可以

城費例之乎故凡城皆國事也歸事于國則凡臣子私其土以耦國者罪自無容逭矣吾故謂春秋明大義不暇論細事者爲此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鄭地左傳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爲吳謀楚故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

馭夷有道示之以禮使之以得近爲榮懾之以威使之以斥遠爲辱要使其重常在我來去不足爲

重輕而操縱無不如意晉之待吳也視其來如拱璧惟恐或失其意而汲汲就之吳亦殷勤求通而一切朝覲之義中國之體俱捐而不顧何其褻也及吳以伐楚告敗方欲中國爲之報楚以紓其憤不知中國之不敢窺楚也久矣乃始假借名義數吳之不德以退吳人而吳大怨恨自是一颺不返而善道而戚而柤中國亦大辱矣春秋諄諄于晉吳之事所以明制馭之體非徒爲一時之會盟已也

此會吳非吳子也乃稱國不稱人何也君會其君臣會其臣皆以號舉不以吳敵中國也君會其臣則稱人小國之常也皆所以抑吳使不得與中國並且以病中國也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左傳

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鄭子蟜衛北宮懿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至于棫林不獲成焉荀偃令曰雞鳴而

起塞井夷灶惟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林云晉秦兵爭始于韓而終于十三國之伐

晉連年勤諸侯大國勞小國憊矣而不敢不從也晉侯自謂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至于向之役以吳勤而無所事事則煩矣伐秦更甚矣是以諸國同役而不同心不待欒黶馬首之東而知其無如秦何也葢伯以同役濟事兵以不戢爲武此皆不近人情之事不可以久故會而

惰則不成會伐而惰則不成伐不成會則吳人輕之不成伐則秦人笑之從古及今未有人心渙散而能有濟者也

邲之役彘子不用命而遺羞于楚棫林之役欒黶不用命而遺羞于秦凡將權不專偏裨梗令未有不敗國事者此有國之大戒也荀林父以分罪狥彘子荀偃以大遷狥欒黶以國家之事狥同官之體卒壞國事損國威而不顧此人臣之大罪也乃彘子討于逾年之後而林父以于室受賞欒黶荀

偃寬無敢誰何宰胄遷延之耻而不顧損國家之威經營十餘年而敗于一二人之手可嘆也

己未衛侯出奔齊（獻公出衛人立公孫剽）

衛侯實爲孫林父甯殖所逐而以出奔爲文何也孫甯不足以逐衛侯也國無大小而爲之君者一國之威命靈爽係焉君能持翊宗之法慎御臣之禮雖有强臣安能專擅臣不專擅安能出君衛衎輕大臣使不堪其辱又使樂師歌巧言之章置之必死之地即使孫甯不敢有異志亦已失君臣之

道非久安之術乃禍機一發又無所以待之倉皇
棄國而去十八年之威命靈爽何在而皮冠之佑
巧言之歌又何在既無德禮又無威刑則是一夫
而已故曰衛侯出奔蓋自出也孫甯何能爲
諸侯出奔有書名者有不書名者以爲有有罪無
罪之分從來未有有道之君而出奔者也以爲失
地宜名而不名者亦未嘗非不失地者也汪氏謂
經必有義不可强合是已合諸侯之事論之以鄭
突之簒也而名以衛朔之逆也而名則名者視不

名者爲甚蔡朱燕欵邾益亦當與奚朔同朱奔楚
益奔魯魯其獻亳社者也一則托楚爲命而不辨
華夷一則蒙面相就無復羞惡故甚之也燕欵之
事畧與衛衎同但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輕宗
廟而辱羣臣是直以國爲戲耳不可以爲君故名
也衛鄭之奔楚與蔡朱同但衛之羣臣平日則協
謀以向楚急則賣君以市于晉其情罪更重于衛
侯故春秋獨罪衛臣而不使衛鄭與蔡朱同科衛
衎輕辱大臣罪矣但所得罪者孫甯兩人耳非如

燕欵之比暱小人而欲盡去諸大夫也孫甯世食君祿柄國之政旣無能改于其德又不肯出亡以避君輙與君爲難天下亦誰能說之故春秋亦不以衛衎與燕欵同科皆所以抑强臣之以力挾君者廬陵李氏謂衛成不名歸罪于晉侯衛獻不名歸功于弟鱄葢亦不得詞而强爲之說晉侯治從楚之諸侯何罪之有鱄之功在復國出奔則鱄何功之有春秋論國家大體凡君之逼辱于臣者苟非至于弑逆皆以君爲文故在他國則曰奔在會

則曰孫卽晉厲未及于弑猶不書執子叔姬雖書執而不書其君之夫人皆存上之詞也續經遂書陳恒執其君寘于舒州豈不甚嚴然上下之體不存矣故知春秋之筆削未易言也

莒人侵我東鄙

交鄰有禮立國有義莒人無狀安可不治然救台入鄆而莒惡益肆則治之非其道故也晉以千乘而挾諸侯會以千乘而受人侮人之賢不肖相去豈不遠哉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楚人伐吳此豈其心蟄伏者哉剪肘腋之患而後北向以爭中國晉人自鄭服之後遂傲然肆意置楚于度外幾何而不爲怡堂之燕矣

晉不以吳爲與國則不宜屢會吳晉吳之交楚人知之熟矣吳受楚兵寂然不問不但失吳人心亦且示輕於楚而解諸國之體事有不可已者此也春秋書楚伐吳見晉不能救所以正從前會吳之失也晉伯之衰始此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左傳會于戚謀定衛也

鄭人削楚必伐不合經營十一年必致其服而後已孫林父甯殖何德公孫剽何人乃爲之勤諸侯之師而定其位晉悼九合三駕衛獻無役不從鄭人既服向之勤于奔命毫髮無當焉不亦大傷天下之心而何以示諸侯使晉以制鄭之心制衛何患不克顧一意祟獎亂人是誠何心此一役也是諸侯之強臣所禱祀而樂爲之者也左傳晉侯問

衛故于中行獻子獻子以推亡固存之說進公孫剽之位遂定孫甯亦因以免于罪彼中行獻子者非中行偃乎此是與欒書弑厲公者問逐君之罪于弑君之人欲其聲罪致討其可得乎晉悼公亦懷其援立之私故曲聽之以覆其短乎春秋之世無君臣晉實爲之戎首

胡傳凡例稱人皆貶如此會孫林父書名其可以爲予之乎不書孫林父亦安知衛之與會者爲何人又何以見晉之崇奬亂人而使之與於斯會邪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

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會地聘而盟非禮也于劉甚矣

於是以聘而盟爲常矣沿習既久則聘而不盟且以爲缺典且以爲開隙將盟重而聘輕廹至渝盟爲尋常則盟輕而聘亦廢聘廢而交鄰之義不復存矣日尋於干戈入於戰國而不自知不至于胥盡而不已故惟禮可以爲國先王所以制萬世之安而君子重變古也

劉夏逆王后于齊左傳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官師即劉夏

王后天下母劉夏非卿而逆之于禮爲不備禮者天子之所以治天下重其所重則天子重以輕加于重自以爲天子之尊施于諸侯無所不可而不知巳自輕矣凡周之不知輕重而倒行之者皆此類也

夏齊侯靈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成遇皆魯地

諸侯皆以爲畏齊不敢進夫成魯封疆之邑也强鄰圍之而弗敢救是棄成也圍成則棄成再進而圍之則又棄之乎三家分而勢力弱勢力弱而强

鄰侮之故強臣強于君則有餘強于鄰則不足至于力不足以禦強鄰外患不已君苟不支臣亦何有是可不爲寒心哉

齊侯伐魯盎亦駸駸乎不有晉矣不獨秦楚眈眈已也是時衛獻在齊戚之會齊人不與而稱兵肆伐毋亦諸侯有以示之輕乎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設險以守其國城之求足爲過然徒恃此爲固則亦末之乎其爲國矣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不書朔）

邾人伐我南鄙

魯千乘之國而若[illegible]若莒若邾時侵伐之語曰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魯無侮不受則其不能可知也盍自四分公室人心離散合之則千乘之君臣分之則滕薛小國耳魯之君臣不戮力同心以其保其尊安而各私所有以弱其國雖二卿並力城成邾曾何足以懾敵人之心哉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悼公卒子平公彪立）

晉悼在位十五年惟彭城虛朾之役名義甚正至屢勤師伐鄭雖能懾服之然不能正名懾楚猶無取焉若陳侯逃而不能問衛侯逐而不能治會吳棄中國之體進齊光畀杞薛亂侯服之序反先王之經有伯王之虛名而不爲天王所恃賴迹其威刑其猶在厲公之後乎惟是類能而使官得其人晉以成治然一國私利非春秋所論也

春秋歸義摘要卷之九下

襄公下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踰月而葬）

三月公會晉侯（平）宋公（平）衛侯（殤）鄭伯（簡）曹伯（成）莒子（犂比）邾子（宣）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湨梁（梁地）

戊寅大夫盟

晉人速葬其君而貪諸侯止知合諸侯之爲伯而不知謹禮守信爲合諸侯之本雖暫合諸侯而攜貳乃益甚至君在而大夫盟伯業壞公室卑大夫

張於是乎成豈必待高厚逃盟而後見哉
晉悼主伯凡會伐無敢不至自衛獻奔齊之後戚之會齊人薄之而弗與溴梁之會伯主新立大合諸侯而齊人明示携貳此伯主升降之機也安可不戒推原其所以則衛事開之隙也時衛剽甯殖皆在會執而戮之並討孫林父而改立衛君則晉義凛然雖有強悍之臣誰不心折齊即欲崛強亦不能搖諸侯矣顧不是之圖乃區區於盟誓之間求相固結不亦遠乎況舍君而大夫主盟其何可

使鬭於鄰國猶是晉也以道行之則可以威懷諸侯以私行之則君替臣驕而遂入於亡悼平繼代之際時日未改而氣象胥壞輿衰之故果盡在兵力之强弱乎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林云執以歸始此

執諸侯之擅侵伐者足稱伯討然諸侯執諸侯而不歸之天子晉不有天子人誰有晉稱人者强力之詞耳且晉厲炙在而立晉平踰月而會春秋時之諸侯其嗣位而不命于天子也久矣

齊侯伐我北鄙

諸侯方會而齊侯肆伐豈復有晉與諸侯哉然則宜即以在會之諸侯明徵其辭東向而問諸齊乎雖然晉獎亂臣而抑君何震之有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傳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左傳許男請遷于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鄭子蟜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齊子帥師會晉荀偃伐許

許小國偏於强大遷故土淪沒於夷其情有可矜者許遷於晉有不忘中國之心晉能庇則庇之不能庇則徐圖之乃合諸侯之師伐之不亦暴乎千鈞之努不爲鼷鼠發機晉於是乎黷武矣彼向慕於我而來而我偕其所宿怨者而兵之不大傷許人之心乎人亦誰敢再求向慕於我以快讐人之心者晉之不義此爲最甚彼鄭人者惟知報復己私豈能念伯王之義哉

秋齊侯環伐我北鄙圍城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左傳聘且請齊故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𥱼卒宣公卒悼公華立

邾子是晉去年所執者何時釋何時歸執之不足以示武歸之不足以示德輕易顛倒諸侯而犯專擅之罪胡爲也

宋人伐陳

陳楚黨也能制楚翦陳可也不能制楚而挑陳釁亦何爲乎子曰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夏衞石買帥師伐曹左傳衞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詬之夏衞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于晉

晉於孫氏赦其出君之罪而其於衞剽亦默乃竟不忌晉而伐其服從之曹則私惠之不足以懷人而小人之不可爲德也假令晉義赫然必治孫甯公孫剽之罪衞人敢恣行乎

秋齊侯靈伐我北鄙圍桃魯地

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林云伐我大夫將書大夫始此自隱以來齊伐我

皆書人若君將書君自文十五年始大夫將書大夫自高厚始不書齊承上齊侯而言

一介之士不可以非禮辱魯未闘開釁於齊而齊人亟伐不已何能堪之訓士厲兵以請罪於齊千乘之國不當如是乎亦何必借晉之力而後可以服齊也假令無晉魯遂不爲國乎

是役也齊人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杙抉其傷而死士有不受辱敬之不

得其道且不得而輕之又孰敢以無禮淩之睦乎刑餘之人是萬乘千乘之君所爲腹心倚之而驕倨於公卿之上者也亦知一介之士有以其加禮爲辱寧死而不受者乎有國有家者欲厲廉恥之節興義禮之化奈何不稍衰遠近習甘以吾士大夫顛倒於其手也一瞑而萬世不視臧堅人豪哉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左傳宋華閱卒華臣弱皐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宋公聞之曰臣也不惟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

舍之左師爲己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國人逐瘈狗瘈狗入于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

華元諱大棘之耻卻罪於羊斟華臣諱國人之逐飾辭於瘈狗欲蓋乃彌彰矣傳云衆怒難犯陵人不詳凡狂噬不已必自斃其華臣之謂歟

大夫有以見放出奔者以出奔爲有罪有以幸免出奔者以出奔爲失刑失刑出奔華臣是也

冬邾人伐我南鄙

二月邾子牼卒而不書葬是邾人告喪而魯不弔

不會楚召伐亦自有因

晉嘗以邾莒伐魯執其君矣曾幾何時而邾人又伐我南鄙伯國之威刑安在魯之南北受侮而無策以御之爲不足道矣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胡傳責魯不當受白狄獨不曰楚子使椒來聘則以爲慕中國而進之乎於僭王猾夏之楚穆則嘉之於白狄則遠之豈平心之論也且春秋之世夷狄交横於中國來不愈於侵乎故白狄之來與介

葛盧同事與時偕可以無譏焉至以周公辭越裳氏爲比比事不以其倫矣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石買無故于盟而伐與國此不可不討乃不能明正其罪與衆棄之優柔不斷益長其奸敢爲行人而使於晉嘗晉也侮甚矣故以行人執之若曰使石買敢於奸盟而嘗伯國皆晉自爲之也天下有其事是而名不足以服人者此類是也

秋齊師伐我北鄙

冬十月公會晉侯平宋公平衛侯殤鄭伯簡曹伯成
莒子犂比邾子悼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齊侯無故犯盟而伐與國諸侯所同憤此役所謂
訓正之師也悼公於是有慙德矣然而可以爲美
乎曰未也天子新婚於齊齊侯陵暴與國合諸侯
之師聲其罪而詰責之苟齊侯知悔能改何妨尋
好如怙惡不悛然後請於天子而問罪焉則天子
之體尊乃憑恃威力萃諸國以壓齊其謂天子何
是役也魯人請之晉人率之諸侯從之故曰同同

者莫敢或與之謂也晉人徇諸侯之心後爲義舉諸侯奉伯國之令目爲快事附嫉惡之同聲所謂以暴易暴不知其非君子所不忍言也胡傳謂大諸侯之伐而免其圍齊之罪非定論也

曹伯負芻卒于師成公卒子武公滕立

簒賊也以諸侯卒焉則亦以諸侯卒之而已矣卒於師穀梁曰閔之也劉氏曰是亦記事而已何閔之有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是師也鄭子孔召之也動不以義而小利是趨鮮
惑乎楚之不競也凡爲天下事僥倖於不可知之
地與不義之臣同事以求一當未有能濟者也不
獨一楚人爲然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齊地

盟于祝柯齊有未同也毋亦有未服於心者乎不
止齊人之怙亂也

晉人執邾子左傳以其伐我故遂次于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漷水歸之于我

公至自伐齊

前書圍而此致伐一也未有不伐而可言圍亦未有圍而不可言伐者諸傳徒勞紛紜爾

取邾田自漷水（取邾田非我田也）

邾莒齊皆侵暴鄰國同惡相濟圍齊之役魯故爲多而邾莒與乎其間可謂同心之諸侯乎圍齊之時未暇先治邾莒汲汲而與之同事至於執之則又甚矣邾莒雖小國亦諸侯也爲諸侯以執諸侯事擅而體褻人心亦不服乃圍則圍盟則盟彼無不與而執則執釋則釋此無不專至於披取其田

以謝魯人寧肯甘乎若魯以千乘之大受援於小國而無如之何賴晉人之力爲之報復又不度而取其田適足以厚怨而已矣

季孫宿如晉（左傳季武子如晉拜師）

葬曹成公

夏衞孫林父帥師伐齊（左傳晉欒魴帥師衞孫文子伐齊）

孫林父逐其君出奔齊而獨帥師伐齊晉人固以衞獻在齊孫林父必致死力不知不能翦鋤逆臣且爲之與主使之以兵向其故主之國益足以傷

天下之心而激齊人之怒耳何功之有伯之日衰也不亦宜乎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靈公卒子莊公光立）

凡暴橫之人其敢於欺凌人者不過恃強而已有以制之則其醜立見齊靈亟伐魯目中寧有晉魯一旦聞范宣子莒魯各以千乘自其鄉入齊之間言及覩山澤旣旆之僞師魂消膽落奔竄恐後向日之豪氣一旦無餘可哂也故君子必貴於動心忍性然後可以濟大事居常睥睨一世大言以欺

人者一挫即折皆齊靈之類也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齊新失君伐之足以得志君子服國以義小利不足貪也貪小利役將有大不利者是役也晉士匄可謂有禮矣禮之所加足以繫屬諸侯宜齊人之終服也悼公之伐鄭喪視此何如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殺其大夫高厚左傳齊侯鬷聲姬生光以爲太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爲太子許之遂東太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爲太子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

病而立之光殺孩子執公子牙於句瀆之邱秋八月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

殺高厚者崔杼乃書國書大夫何也上卿無專殺之理也齊侯於是以崔杼爲私人矣卒之弑齊侯者即所私之崔杼也彼齊侯者特懷崔杼援立之私而不知崔杼非能爲義也居奇貨以圖富貴耳不察小人之情而信其一日之事委心信結未有能終者也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春秋明大義西宮之難純門之師公子嘉實爲之

以大夫而禍國正當自殺凡諸國殺其臣未有不書大夫者但徵事以明其當否不在乎具官不具官也

冬葬齊靈公

齊靈於是始葬然巳愛子執嬖妾尸大臣殺庶長立少不但無益於愛子而且爲之生禍徒作奸人之利又何樂而爲之然而覆轍相尋至死不悟可嘆也

城西郛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衛地左傳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

魯借晉以報齊齊晉盟而魯懼柯之會重要晉也吾能結晉齊亦能結晉晉可長恃乎凡恃人者未有終國者也

城武城

繕甲兵具卒乘修城郭雖非立國之本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庶乎其次矣必以爲在德不在險以國僥倖者是渠邱之續也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速獻子之

子孟莊子也向莒邑左督揚之盟故也

去獻子之卒幾半年耳孟莊子之孝見取於夫子乃以衰服從事乎緣是時三家分魯而世其官雖欲不與聞國事有不可得辭者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平齊侯莊宋公平衛侯殤鄭伯簡曹伯武莒子犂比邾子悼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衛地左傳齊成故也

齊强於鄭悼賢於平悼屢伐而鄭屢叛平一圖而齊人成則悼之伐喪無以示義而平之禮齊有以

感其心故也乃知動不以義雖小國未可得志苟服其心雖崛强無能爲也若能正衛之罪以示諸侯其威靈赫奕又不止此

盟有書同者有不書同者澶淵不書同王氏經世謂服異則書同盟此齊成而盟不言同者六月盟於澶淵而仲孫速已帥師伐邾諸侯之志其不同可知矣按十一年不同盟於亳城北乎不逾月而又伐鄭未幾而莒伐我東鄙圍台所謂同者安在吾故謂言同則有不同者矣不言同者會盟之常

也言同者糾合之迹也澶淵之役晉人加禮齊人

處服無强援之煩可不言同也褒陵許氏亦有說

曰自文十四年新城之役諸侯參盟則書同同盟

云者名生於不足也乎公視柯澶淵之盟不書同

悼公之遺烈也歟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左傳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

魯受邾莒侮極矣晉人雖爲會執其君不悛也但

莒既盟向邾亦喪田澶淵之會口血未乾毋爲禍

始可矣伐之毋乃已曲乎兵禍日作君子以爲魯

病矣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左傳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于踐土之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

燮遵先君之志欲從中國爲夷狄之民所殺此其志有可矜者公子履避難奔楚失於所從非燮弟矣

陳侯哀之弟黃出奔楚左傳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

謀楚人以爲討
公子黃出奔楚

春秋治諸侯之不率者陳蔡叛中國而卽楚久矣其一國之刑賞所不足論也然書曰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若將閔其弟之失所而深罪於陳侯者何也豈天顯之親雖夷狄不可廢而讒人之間骨肉君有不得而辭其責春秋以諸侯之法治諸侯故陳蔡之君仍待以中國之禮乎

叔老如齊 左傳齊子初聘于齊禮也

旣成而先加禮焉保國睦鄰之道也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左傳報向戌之聘也聘在十五年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左傳拜師及取邾田也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左傳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

邾魯之讐也庶其竊邑奔魯藉邾之勢而益魯之强小人之所謂利也然春秋弗與也蓋叛臣賊子天下之所同惡利人之叛者人獨不叛我乎故春秋治大法庶其雖賤必書庶其何足誅所以過魯

也

夏公至自晉

季氏雖擅國命名分猶在臧武仲不詰盜之論蓋亦有不平於心者人心未盡歸也季孫宿不但擅受叛臣而辱及公之姑姊此何可不鬨公返其國執庶其誅之返其地以謝邾人宿必不能拒也於以伸大義而快人心權臣雖欲不懾不可得已襄竟汶汶而已也欲不日衰其可得乎

秋晉欒盈出奔楚左傳欒桓子娶于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桓子卒欒

祁與其老州賓通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爲亂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

世臣大家所與國共休戚者至於出奔則國亦病矣故春秋於大夫之出奔者必書所以敬大臣也而有負罪以出奔者則亦足爲不能亢宗者之戒

欒盈之禍成于范匄劉氏曰不以范匄逐之爲文而書盈之自出使盈無可逐之釁則匄不得逐矣匄之罪易見盈之罪難知此春秋所以深探其源而大正其本也

欒盈之難以親毋逐親子殺其身滅其族人知爲

黶之惡孽而不知此欒書弑君譖郤氏之奇報也況黶之世濟其克乎不善之積假手於淫惡之婦其所由來蓋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富貴之日快意肆志以犯天戒而不知禍機之所伏亦可以警省哉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曹伯來朝

公會晉侯（平）齊侯（莊）宋公（平）衛侯（殤）鄭伯（簡）曹伯（武）

莒子犁比邾子悼于商任左傳會于商任錮欒氏也

欒盈以毋諸兒逐晉平不察而覆滅世勳亦已甚矣何至勤中夏之諸侯以錮一逐臣范氏專恣如此而平公聽之六卿何以不張晉室安得不替叔向初囚之時欒氏之德方深宣子之惠未及蓋拚一死以謝欒氏故其氣勁及宣子釋而親之遂爲范氏用商任之會以不敬責衛齊二君商任之會會之傷心者也傍觀爲之不平。欒氏之黨乎于是叔向亦背欒氏矣吾于是又知私惠之足以

柔君子關侯辭曹歸劉眞人豪也第取向不用樂王鮒一節偶合於道故取之以爲遺患之法叔向之無始終不足論也

又附

庚子孔子生

此穀梁傳也公羊傳同皆以爲十一月以此月庚辰朔計之十月二十一日也是爲周靈王二十年己酉歲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於是九國之君皆不朝正矣范氏驅率諸侯狂橫之罪於是爲極強臣之禍於是爲甚六卿安得不並起君安得不亡經書公至於春王正月之下苟非有天下國家之大務何以輕君親而暴露于外邪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冬公會晉侯平齊侯莊宋公平衛侯殤鄭伯簡曹伯武莒子犂比邾子悼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隨左傳復鋼梁氏

小國之從大國也惟是諸侯之大事爲會而聽命焉今以臣下之私怨而勞擾諸侯其誰堪之夫諸侯者晉之所藉以爲伯也欒盈者范氏之私讐也輕其所藉以悅一强臣之心何不自愛之甚也齊莊公之納欒盈晉亦有以激之此晉平失人心之大者胡傳但責晉待欒盈之薄不知欒氏之區區正未足論也

范宣子在悼公之世讓善之賢大夫也其在晉平之世則諸逐欒盈辟殺無辜重僭於諸侯甚至商

任汝隨再勸諸侯以錮欒氏天下豈有一人之身而賢不肖頓異若此哉是不然也范宣子功利之小人也晉悼賢王志在崇賢退不肖故讓之以爲名讓益謹則名益重名益重則望益歸晉平昏愚不知賢不肖爲何物故凡其力之可爲者無不肆意爲之假令其先晉悼而死誰知讓善之士匄即亂晉之士匄也哉夫晉悼之世競名義其臣之讓善者不獨范宣子與六卿也晉平之世競富貴其臣之改節易行者亦不獨范宣子與六卿也爲人

君者欲治安國家則不得不愛惜人才欲愛惜人才則不得不崇禮重士崇禮重士雖以范宣子之僞讓皆可存之以爲名而收之以爲明後世之君以苛察爲明以嚴刻爲務動疑士大夫繩以一切之法欲以懲貪警玩而不知貪玩乃益甚則不知風厲士節之故也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子南左傳子南之子棄疾爲卿士楚子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泣臣者三矣敢問誰之罪也楚子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

戮子將君焉用之洩命重刑
臣亦弗爲遂殺子南棄疾縊

楚子將殺子南告子南之子棄疾其以棄疾爲賢邪安有孝子而可與謀殺其父者乎以棄疾爲不賢邪又何言焉且人有不愛其父而能忠其君者乎棄疾曰洩命重刑臣亦不爲此何言邪棄疾聞殺父之命即當以死請於楚子雖父罪應死然非有悖逆如闗栻以子請之不爲私也如請不可得則先死於君之前以明國法不忍于坐視父之死乎倘楚子感其言稍寬其期即不敢洩君之意以

生國禍而苦諫其父以冀萬一之悔未可知也即父寘頸不悟則死於父之前以感悟之可也倘終不悟則於心亦無憾默默不言尸其父而後死不亦晚乎

楚子欲殺人之父乃與其子謀之此楚子知棄疾之能不叛君而故泣之者也其泣之者何也葢欲殺子南而並除棄疾也夫殺人之父而用其子此薳懿之所以弑於郟歜也故楚子雖知棄疾之不叛而終不即安於心又不可以無罪殺之故使之

與聞殺父之命以俟其自裁也棄疾亦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故三泣以示之意使之審擇所處蓋至是而棄疾無生道矣是以繇縊而禹與惟聖人爲不可及也夫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孝公卒弟文公益姑立

夏邾畀我來奔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左傳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于楚楚人召之使慶

樂往從之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板隊而殺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慶寅稱及者同惡相濟而不背叛正卒與同稱以爲附和不義者之戒也

陳叛中國卽楚殺大夫其國之私事何及焉曰治叛侯者必先示之以君臣之義二慶以國叛而拒其君故爲之正其罪所以服陳侯之心而後陳侯之罪可治也君在外而稱國以殺君方攻臣是其君之所欲殺也稱大夫臨之以其君也君實有臣君得而殺之且不與楚人之制陳也胡傳謂稱國以殺譏歸陳侯豈據城拒君之叛臣君可不討但

稱國人殺之乎

陳侯哀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黃小國公子耳出入書之且黃雖歸陳仍楚黨也乃春秋若重閔其無罪者何也陳侯不能有其弟困於讒人今復全兄弟之好書之以示君人者當篤親親之義益殺二慶既示之以君臣而歸弟黃又示之以兄弟聖人所以深治陳也

人君操一國之威命吾有母弟吾自親之吾有亂臣吾自誅之何至假手於人故春秋一以其專責

之君而畧楚人不論非謂大夫可專殺也弟黄出奔以是爲君之不能兄也殺其大夫以是爲君之自有法也弟自楚歸以是爲君之自有弟也全其君之體所以重責其君也責歸人君則譏人亂國夷狄制命君皆無所辭罪矣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復入于晉甚矣而入于曲沃則又甚焉復入而入于其邑則有據土之志故甚之也

君子不幸遭意外之阨雖不能無動於心要之立

身之地必不可差況君父之間乎欒盈受范氏之慘禍此必報之怨顧范氏挾君以爲名不可得而攻也乃不勝忿恚之心遂以無罪始以逆節終君子莫能爲之原傷哉不知道之過也

秋齊侯莊伐衛遂伐晉左傳齊侯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及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衛之亡君猶在齊亂臣據國齊之伐不爲無名若能明正其罪因而問諸晉雖無功猶爲快事惜乎齊莊之不足以語此也藩載晉之亂臣徼倖於禍

人之國家以爲私利從來小人舉事必無所濟也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晉地

齊伐無損於晉魯亦未嘗有所加于欒盈與齊然而書救者謂其有同憂共患之心此見亂臣賊子春秋之所甚惡苟有能討之者是所亟予倨雍榆之次遲徊觀望不能彰我君之義舉也

魯書救所以惡齊也然晉伯國也主諸侯以庇人何至使人救救晉而晉伯衰矣失御一臣之道遂開齊釁內禍國家外示弱于諸侯强弱之機豈不

以義哉堯叟曰次而救匿其救之之形也救而次宣其救之之聲也書救晉而天下益多故夾盟于宋而南北之勢成會于申而淮夷至戰于鷄父而吳之敗者六國於越入吳春秋終焉盍於是始故諱而書之也

己卯仲孫速卒孟莊子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左傳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于臧紇臧紇曰吾爲子立之孟孫惡臧孫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仇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于臧氏矣遂立羯孟氏告季孫臧氏將爲亂

不使我葬季孫命攻臧氏臧孫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

小人迎合權要爲不義之事以悅其意爲富貴計耳富貴未必得而禍隨之如臧孫紇世卿之家也逢季孫之意廢長立少不旋踵并己之世祿失之且受譖攻己盟己者即所逢之季孫也定他人之廢子失自己之宗祧佞人者獨不可少警乎大夫出奔有有罪者有無罪者稽其事而觀之則紇之自取奔亡其罪可知也

晉人殺欒盈

稱人非國討也盈之死范氏殺之耳諸家乃謂稱人大其除亂夫君在國而人殺人以爲討亂之辭將安用君書曰殺欒盈盈自應殺但不宜晉人殺之耳欒盈者晉之良大夫也遭母之讒而覆其宗遭商任沙隨之會而窮其往可謂傷心之極矣然曰晉欒盈曰復入曰入于曲沃曰殺欒盈不少假借何也所謂君臣無獄君臣獄父子將獄故於其錮也書之以責天下之爲君者於其入也書之以責天下之爲臣者

錮欒氏者防欒氏之後患爾不知欒氏之患卽從

此錮激成之霸伯主之威力擾天下之諸侯諄諄

汪意一亡臣而竟不能得吾於是知傷心之怨不

可結無益之事不可爲也世之人往往盡心以自

爲子孫萬世之計而不知力有所無可用患不可

勝防也

齊侯莊襲莒左傳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傷股而退莒子親鼓之獲杞梁莒人行成林云

此春秋特筆

諸侯擅侵伐罪也然必有所藉口以爲兵端未有

以盜賊自處者無怨無故輕兵掩人之不備盜賊之事也特書曰襲莒甚之也是役也杞殖華周死之華周之言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可謂信臣矣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杜云賀克欒氏

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以世祿當不朽范氏新為國禍怡然安之怙惡極矣彼後猶謂自陶唐以來莫之能亡而不知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今不盡存也彼欒氏之禍天益以范氏為郤氏假

手而趙氏之禍機已伏矣從來圖厥權家不知祖宗積累之難而恣行無忌不至於覆宗亡家而不止不獨一范宣子也

仲孫羯帥師侵齊左傳孟孝伯侵齊晉故也

軍旅大事非不得已不用魯之用師則爲周旋人情而已畏晉則救晉畏齊則交雍揄齊師既退晉難既平又侵齊以示忠於晉然其覬望顧畏且前且却之狀晉人知之矣而於齊又無當焉是兩失之也嗟夫救之無功侵之無名夫何爲也

自作三軍而分公室兵皆屬於三家故救晉則叔孫豹也侵齊則仲孫羯也有國事之名無同心之實出者各愛其賦而不肯盡力處者謂非我事而不肯應援君無嚴命事卒無功欲魯之能立義為諸侯望雖世而不可得者也

夏楚子康伐吳左傳楚子為舟師以伐吳不為軍政無功而還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既以蹽晉蹽衛蹽魯而又蹽莒兵力雖强何堪多

怨莒無故而襲之莒不敢怨而求成是亦不可以已乎而又伐之何為內自撤而外樹敵趣亡之道也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平)宋公(平)衛侯(殤)鄭伯(簡)曹伯(武)莒子(犁比)邾子(悼)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本邢地衛滅邢為衛地在)

(傳會于夷儀將以伐齊不克)

齊叛盟保奸幾禍晉國又間其難而伐之夷儀之

會自不可必然晉以一亡臣之故再動諸侯齊激而爲欒盈之納未可以叛盟爲譏也諸侯既不堪命必有繼齊而起者夷儀之會諸侯雖合其心不直晉矣宋子魚之告宋公曰君德勿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君之何盍姑省德乎勿闕而後動其晉今日之謂也或曰是時伯主擅命已久動以王爲言不亦迂乎不知春秋爲王而作也是時威力雖在侯國而共主之義未嘗去周也晉惟不知尊王故曰趨於衰非力之不足也

於是而衛殤益困於晉矣甯趨之也既不能為亡君臣伸大義於天下徒以不義之動困小人之交生國家之禍亦何益乎

冬楚子（康）蔡侯（景）陳侯（哀）許男（悼）伐鄭（左傳伐鄭以救齊）

晉率諸侯以問齊楚亦合三國以伐鄭伯主之威內不足以服與國外不足以懾強楚不義故也一強臣生事內覆世臣之族而生矢及君側之禍外攜諸侯之志而開齊楚之隙彼欒范皆吾臣也亦何苦偏私以為國累若此許於是困於楚矣晉此

時如許何

公王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左傳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

鍼宜咎似無關於大義然而書之者豈以爲國之大夫故存之歟

叔孫豹如京師左傳齊人城郟穆叔如周聘且賀王城王嘉其有禮賜之大路

魯之於王如是耳視諸侯之僕僕於晉何如

大饑

大水大饑皆害之及於民者詳書之欲人君知民

事之重也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莒無故而伐魯北鄙在君以爲示強於鄰在臣則爲君厚怨而已矣爲君厚怨者爲已弑君求免討之地也君方得意臣乃藏奸多作不義而適以自毒者齊莊是也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莊公弑者莊公杵臼立

齊莊之君臣以艷妻爲市竟爲禍階無禮之故也晏子不死莊公之難其言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

君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親暱誰敢任之其義正矣然相崔慶之厥立其是非君子未之言也得勿借偷生苟富貴者以口實乎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晏子雖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然在崔慶之時亦惡能有爲於其間哉人臣苟無濟變之才則寧以晏子之心行文子之事未可薄文子而不爲也

公會晉侯平 宋公平 衛侯殤 鄭伯簡 曹伯武 莒子犁比 邾子悼 滕子 薛伯 杞伯 小邾子于夷儀左傳會于夷儀伐齊以報

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

率天下之諸侯以從於會是周天子之所不能也晉勤諸侯屢矣何德以堪之此豈可以無故動哉且罷乎是時崔杼肆逆聲罪致討因敗立嗣君則義聲赫然桓文讓烈矣所謂因事爲功正此時也奈何受逆臣之賂而頓諸侯之兵不知何以號令諸侯也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諸侯擅侵伐罪也然陳既背中國向楚則鄭之入可以無譏入其國屈其君使其服而後已不懼楚人之怒也入其國覲御諸門祟入公宮陳侯既服子展執縶而見再拜稽首承飲進獻以致其敬子美數俘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又何其有禮鄭之爲國能立於兩大之間敬共幣帛待於二竟終不受侮於大國良有由也魯之國大於鄭邾莒之國小於陳而魯昧受其侮而莫敢較也及哀之世纔一入邾而執辱其君處其公宮衆

師晝掠君子是以知魯之無能爲也

是役也子展子產實同事焉皆卿也而經獨書公孫舍之令歸於一也令一則專閫外之事三軍之命係焉故子展以獨斷服陳而荀林父以傍撓敗邲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於重邱齊地左傳齊成故也

盟重邱受崔氏之成也受亂賊而同盟同可以爲美乎治天下者公天下之法而不私焉齊朝歌之役罪矣即齊莊亦不應至死況爲之臣者可弑其

君以說乎晉侯勸諸侯不正其弒君之罪乃受其賂悅其言與之盟而還何哉其心以爲人服我吾事畢矣齊莊之事我何有焉豈知天下之事莫大於苟且弒君不問而曰人服我失此不治終不可治矣晉一失於商任再失於沙隨三失於重邱而六卿之禍成矣尙安望王諸侯乎故善執天下之機權者不苟爲勸諸侯不苟爲赦不義

公至自會傳每云得意致會晉人受賂諸侯罷歸可謂得意乎

衛侯衎入于夷儀

衛侯之人晉使魏舒宛遂之之也於是衛有二侯矣衛獻播遷在外以爲有罪告之天子改立衛君可也是諸侯危社稷則變置之義也以爲罪不至奪國治亂臣之罪復其位可也是治亂持危之義也乃先則與亂臣立剽無會不與今又人獻於夷儀衛之民將安從焉晉之不足主夏盟久矣經不言納不與晉之納於夷儀也言入者以衛固獻之所有夷儀其所得入者也不名者是衛侯而已矣剽不足以擬之也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左傳舒鳩人卒叛楚楚令尹子木伐之吳人救之大敗楚滅舒鳩

滅舒鳩何以書先王之建國也襄六年莒滅鄫穀梁傳云中國日卑國月夷狄時公羊疏云僖二年晉滅下陽僖十年狄滅溫皆蒙上月今楚滅舒鳩何以知不蒙上月也於夷狄時之例又不合故創例說經者非春秋之正法也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左傳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

鄭既入陳陳亦既請服矣此再伐之者陳屈於一

時之覆亡其心未可知也故舍之以許其服再伐之以結其成則其成可知矣古之人不乘人於危不盡人之情有如此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左傳吳子諸樊伐楚門于巢牛臣隱於短墻以射之卒林云諸樊卒餘祭兄立

吳楚交伐事屬不義吳子輕身於兵革之間自取滅亡可戒也哉夫血氣之勇不貴於人主三軍之衆不周乎護衛撫劍疾視是輕宗廟社稷之重而以身爲試者也傳責巢人不飾城請罪夫巢爲楚

屬除君之惡惟力是視安有縱敵不殺使之深入為國患之理此又為人臣者各為其主之義未足責也何以知巢為楚屬牛臣曰是君也死彊其少安昭四年薳啓彊城巢皆足以徵矣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

剽非應立者也然甯喜既已君之則是其君而已矣雖欲辭弒其可得乎春秋之世如鄭突宋鮑衛惠衛剽篡國弒君皆定位於諸侯儼然列於會盟自以為某國之君天下之人亦曰此某國之君矣

夫子雖欲革之而不能也故凡如此類有見殺於其臣者必曰某人弒其君所以深絕亂賊之黨使知黨賊以爲君者雖欲借口辭大惡之名不可得也故彭寵叛漢者也而不義侯之封終爲光武病益討賊自有大法不借力於賊子也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左傳甯子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孫林父以戚如晉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愬于晉晉人戍茅氏殖綽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復愬于晉林云書叛始此

剽者孫甯之所私立衎者孫甯之所同逐殺其所私不得辭弒背其所逐不得辭叛所謂亂臣賊子

無所容於天地之間也晉爲盟主弑君不治受叛不討衎逐剽立剽弑衎歸與伯主無與如此而欲主諸侯天下不亂無是理也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復歸者既失而復得之詞也衎無故啟釁自棄宗廟而播越於外蓋有絕道焉書名者所以正名今日之主衛者衎也陸粲謂别於剽亦未盡蓋剽已弑矣又誰别焉

子曰君子哉蘧伯玉然獻之出入皆不與聞於免

禍則得矣其於臣人之義何居意者時不在位得進退如此綽綽乎然衎剽出入之際難言矣兩觀伯玉對孫甯之言則君臣之義未嘗不分明也

夏晉侯平使荀吳來聘左傳晉人爲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吳荀偃子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近戚地左傳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

澶淵之會爲孫林父疆戚田也披衛君之地以助衛之叛臣晉挾伯主之威亂政亟行會以千乘之

君躬與其事助晉凌衛謂宿好何此六卿分晉之始田氏簒齊之基而會三家之勢泰山而四維之矣王伯并衰大亂將作非小故也傳乃謂名良霄退宋人以誅後至不又幾於義此會乎

秋宋公平殺其世子座左傳宋寺人伊戾為太子內師而無寵楚客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女惡乎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二心乎遠之至則欿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太子太子縊而死

讒人之於國家甚矣哉夫人骨肉之閒而不可棐也且世子之惡伊戾也宋公旣知之又聽其言而殺其子何天性之愛不能勝讒人之口也旣不能察伊戾矣則䌰第之言左師之譖更何足論乎

晉人執衛甯喜

此執也衛侯會于澶淵不得與而其卿見執者也衛侯如晉晉人又執之而囚於士弱氏澶淵之會爲孫氏疆戚田旣已甚矣其君畏大國而往會而又執其卿其君親請於晉而又執其君以一叛臣

之故分析其土地而顛倒其君臣齊鄭之君委曲以求之衛侯得釋則已春秋且如之何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於楚靈公卒子悼公立左傳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十月楚子伐鄭

冬楚子康蔡侯景陳侯哀伐鄭

葬許靈公

許男以鄭之故捐命於楚楚子以許之故稱兵於鄭許既播遷鄭不釋怨然鄭人乘晉人治許之師逞其報復之憾使許人北向中原而不得近傷心

爲獨深春秋以鄭爲首惡焉是役也子產能審己量力揆勢度情不禦寇以挫楚志不挑釁以生國患庶幾知幾者乎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景使慶封來聘杜云景公即位通嗣君也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林云晉楚始同主夏盟也南北兩伯天下之大變也於滅梁而無君臣之分於宋而無夷夏之辨厥定哀之春秋將以終於吳越焉爾矣

王道衰而伯主興伯主出而華夷辨夫子所以大桓文之功也伯道衰而楚氛熾然或得或失相爲

抗衡夏夷之防猶在也至此則猾夏之蠻夷與主盟之伯主儼然並行於中國世道一大變矣求有伯而不可得也此時晉特一不義强諸侯耳何貴哉是役也秦人不至齊人雖至而不交見於二國猶有方伯並立之道焉故不書以存中國

衛殺其大夫甯喜

喜於剽爲有罪於獻爲有功負而殺之傷人心矣所以者何喜之納獻從父命以悔罪其心有可哀者與他人之弑君微有間也然竟不免焉是甯殖

之自烈也君子於君臣之際愼始而已矣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孫甯逐君衛剽竊國皆衛之亂臣也以王法治之則逐衎弑剽皆無所逃罪以獻治之則孫於己爲終叛甯於己爲反正今倚晉以衛我者則無如之何而恃功以專政者則藉口殺之鱄之所謂賞罰無章也逐我者出納我者死涕淚千古矣獻負喜負鱄鱄不負信託於水門不鄉衛國而坐何傷心之深也稱弟以出而獻病矣

衛獻戒二子食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圃二子又不能恪共而有逐君之事經方以君道責獻故書曰衛侯出奔齊亡何晉悼有戚之會推亡固存之說行而天下無君臣則又不得不就獻之身以存君臣故書曰衛侯入於夷儀而治獻出奔之意又别論矣甯氏以君爲戲欲逐則逐欲立則立欲弑則弑欲歸則歸則又不得不就甯氏以存君臣故書曰衛甯喜弑其君剽而治剽篡立之意又又别論矣孫氏披其君之邑晉人助之則又不得不就晉人

及諸侯以存君臣故澶淵之會名良霄後宋人以深誅之而治甯喜弑君之罪又別論矣夫晉人以孫氏之故執辱其君臣此衛獻所當夙興夜寐以雪其恥辱者乃賴齊鄭之力僅得歸國而遽殺其援己共患之臣則不但不知怨晉人並不知惡孫氏春秋至此則無如衛獻何則又不得不正其君臣之義故書曰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侯之弟鱄出奔晉而甯喜專國之罪又別論矣一人之身而是非屢易即聖人載筆亦不得以一法施之若以後

世史臣之法斷之則孫寗逐君衞剽簒立兩言足矣誰敢謂殺剽之爲弑君寗喜不宜誅死哉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胡傳會盟同地而再言宋者貶之也陸燦曰會于夏盟于秋閒有他事焉故曰諸侯之大夫盟于宋若斯盟之惡則不必再言宋而後見也是也穀梁傳云豹云者恭也是知有晉楚而已矣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夏衛石惡出奔晉左傳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

邾子來朝

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左傳孟孝伯如晉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

冬齊慶封來奔

十有一月公如楚左傳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林云諸夏之君旅見於楚始此故書公朝於王所以見王業之衰書公如楚以見伯業之衰

是役也宋向戌為之也向曰僕僕於晉猶曰尊伯主今則直為夷狄役耳而中國無伯矣諸侯不能

自立受制於兩大之間奔走之不暇此何時也則惟有如游吉迷復之詛而已矣夫子所以思管仲之功也

是役也魯與宋同往及漢而楚子卒宋返而魯行不記晉景之喪止魯送楚乎奈何不戒卒有親襚之辱故魯崛強不如鄭人審幾不如宋人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靈王崩景王立左傳癸巳天王崩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

上書公如楚下書公在楚則禮關於天王可知天

子之崩不如楚子之卒也宋向戌之肉為不足食矣

乙未楚子昭卒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春王正月公乃在楚哉舍尊親之大而蠻夷是畏不能自立乃至於此可哀也已正月公在他國有之而獨書於此者他國不書諱之也在楚獨書繼之也

夏五月公至自楚

公以季武子取卞將不歸榮成伯賦式微乃歸季氏無君久矣公在晉而專納叛人以公之姑姊妻之此又伐取其君之地以爲己有魯公不能制也人知惡季氏之強而不知諸侯不有天子陪臣亦不有諸侯懷悍之習既成雖欲馴之其將能乎夫朝楚以求安也幾至不返國則屈身於蠻夷又何利乎

庚午衛侯衎卒衎獻公卒子襄公惡立

衛獻出奔十二年而後入于夷儀又一年而後歸

于衛蓋如是之難也未幾而晉有澶淵之會甯喜之執士弱氏之囚所謂艱難險阻備嘗之矣不旋踵而甯喜殺弟鱄出人之無良未有如獻之甚者得沒於位不亦幸乎

閽弒吳子餘祭（左傳吳人伐楚獲俘焉以爲閽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閽以刀弒之杜云餘祭卒夷昧立）

怨毒之於人甚矣哉匹夫奮其死雖千乘之君有所不畏而況於人乎閽越俘也刑而用之守舟卒爲吳禍凡以勢力加人自謂莫敢誰何者可戒也

不稱其君闇不以吳子爲君也稱弒下殺上之詞且既辱身爲吳闇也此與蔡侯申書盜殺不同者盜者不知誰何之人闇有主名故也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左傳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

宋之會夷狄擅中國矣杞之城諸侯爲僕隸矣諸侯之大夫書名非予之也若曰此皆諸侯之列卿而爲妾婦役者也

晉侯平使士鞅來聘左傳拜城杞也

朝聘諸侯之常所以申盟締好相與爲存也如士鞅之爲城杞而來也聘之義亦復索然矣

杞子來盟左傳書曰子賤之也

杞當來朝何言來盟朝則修好何賴於盟來盟者葢有所恃而要結不復講朝禮也亦倨侮之甚矣故書曰杞子非絀其爵也不列杞於諸侯故不稱伯其曰子如某子之類葢既不可斥其名又不可稱杞人故如此書之以示鄙惡之意非子男之子也

吳子使札來聘左傳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林云吳始聘始書子始君臣並見○季子辭位在襄十四年

胡傳曰此公子札不稱公子貶也辭國生亂者札之為也故因其來聘而貶之夫季子聘魯在襄之二十九年吳光弒僚在昭之二十七年相去三十年世有懸罪人於三十年之前者乎如謂季子辭立之日即生亂之階撥季子聘魯之日夷昧尚未立也貶當在夷昧卒季子以次應立之日亦不得預貶於十八年之前秦伯使術來聘楚子使椒來

聘吳楚秦一也春秋安能獨爲季札私哉

季子讓國古今多議之謂其全一身恬夷之節員

諸兄祝死之心然亦有說陸粲逃屈狐庸對趙文

子之言曰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有國者必

此君之子孫實終之當時夷昧在位相之者屈狐

庸也而其言若此又安知無豈咎再讓之說如趙

晉者乎由此言之札於夷昧之卒雖欲變子臧之

節已成父兄之志亦自有不得爲者矣諸樊之約

雖在而夷昧之志不堅札亦何由而得其位哉則

讓國不立殆未可全罪季子然此猶非所以論季子之心也夫承繼之際爭奪之叢而禍亂之源也兄弟傳立法豈可以爲常季子聵觀于禍亂之源而超然于利害之外不受國之心蓋自諸樊讓國之始已定矣季子蓋欲明父子承繼之義以爲國家萬世之安又不便於身爲禹啓之事故捐一身之富貴以歸於兄之子而杜骨肉爭奪之禍則於諸樊未有所負也曰君使季子必之不終歸於光乎曰以札及光猶是傳立之說父子之義未明也

惟札不取而歸諸光則餘際之子無詞以爭而隱禍可息無如僚之不悟也季子奈之何哉

秋九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左傳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于北燕高止好以事自為功故難及之止高厚之子林云北燕始見經

實放而言出奔不與大夫之專放也齊侯之不能有其臣高止之不能守其位子尾子雅之恣行於國皆在其中矣

冬仲孫羯如晉左傳報范叔也范叔即士鞅此年夏來聘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林云鄭敖書楚子薳罷書名氏儼然無異於中國矣

秦之術楚之椒吳之札三國一也以季札之賢不稍假借而薳罷書氏豈偏予楚乎非也自鹿上以來楚遂入參中國以有事於諸侯而冠帶之國亦相與習而安之交錯於冠裳玉帛之間雖欲不同之於諸侯之事亦有所不能矣故大夫具名氏見今日之楚雖有周公復出固將收之於職方之內不能復使之仍被髮左衽之陋也故曰荆曰楚曰

楚子曰椒曰還罷楚之勢日以新而夷之風日以華聖人正名分以嚴其防而隨風會以通其變春秋末世之楚固不得以春秋之初之楚治之也

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景公蔡靈公般立

公羊注云不日者深爲中國隱痛不忍有子弒父之禍夫經已明書蔡世子般弒其君何謂不忍言昭十九年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何嘗不日乃註則云加弒爾非弒也夫夫子不忍言眞弒者乃忍加弒乎

五月甲午宋災

宋伯姬卒左傳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

共姬守死不渝士君子所難或者爲女而不婦之說然死生之際易亂一有變通之道便有隱忍之心伯姬一死不再計可謂信道篤而守死固矣推是心也又誰得而惑之故有伯姬之心而後可與言權變之事也

天王殺其弟佞夫左傳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尹多言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括瑕廖奔晉

刑賞者天子之大柄惟天子得殺人當時亂臣賊子接踵於世王法不能加焉二百四十二年之內僅一書殺而又在無罪之母弟何以示天下孝慈之言曰威不掩於山東而掩於母其景王之謂乎

王子瑕奔晉

天子制生殺者也天子之法雖有時過當而臣子無逃死之理莫非王土逃將安之且天子方震怒其人而所奔之國亦孰敢受故出奔是逃法也受其奔是衡法也若夫自知其罪王之法未加先事

而去寄身於外以待察自當別論

秋七月叔弓如宋叔老之子

葬宋共姬三月而葬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於鄭鄭人殺良霄伯有

世卿之家以愎取亡亡不悔禍稱兵君側世安有此大夫乎鄭人殺良霄駟氏殺之非國討也然良霄自有死法凡不仁之人未有不喪身亡家者可鑒也

子產斂伯有之死者而殯之又葬伯有子駟氏欲

攻之子皮止之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子皮可謂能覩人矣世之人必以人之從己爲喜違己爲怒何所見之不廣也唐李夷簡之論徐晦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其知此道矣

冬十月葬蔡景公

賊未討不書葬傳之所謂例也蔡景上書弒此書葬穀梁則又爲之遷就其詞曰不忍使父失民於子也然則諸弒不葬者是忍使君失民於臣乎胡

傳以爲遍責天下之諸侯然則所謂不討賊不書葬者豈臣弒其君天下之諸侯可不與聞而無責乎且葬而責之與不葬而責之孰深人亦孰知葬之爲責乃甚於不葬者邪故知春秋無例而謂春秋弒君不討賊不書葬者妄也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左傳爲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叔孫豹會晉齊宋衛鄭小邾之大夫于澶淵旣而無歸于宋

蔡有弒君之變宜伸伯討合十有三國之大夫專

未有急於此者今澶淵之會乃爲宋災故也特書其故以見其合諸侯不爲討賊故沒魯卿不書諸國卿而稱人所以深誅絕之以見諸侯具在爲義爲利在轉盼之間而無如其失之也

從楚者陳蔡之君大夫也而願討賊者國人有同心焉能爲蔡討賊不但蔡自有其君臣父子而蔡之人亦且共著於君臣父子之義知周天子爲君爲父背之爲不順楚人爲夷爲僭原不比於中國從之爲可恥則其君大夫雖欲南向以從楚亦不

能強之於國人矣中國之人再能以義風勵之將體尊而功倍是以春秋惓惓於陳黄之出奔蔡般之弒父而深恨於澶淵之會也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宫

一介之士莫不有所耻耻故有所不爲而後能有爲魯以千乘之國而辱於楚庭耻孰甚焉歸而作楚宫是不惟不耻而又樂之矣此而欲去強臣繼周公之業其將能乎自棄者不可與有爲魯襄之

謂也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胡女敬歸之子九月癸巳卒毁也）

以子野之爲世子也而死於毁事雖過禮不可謂非情之至也以君人而嗣位將不爲賢君乎惜也天不祚魯而奪其年魯之衰也宜也賢聖之君不世出天將不欲治天下雖有人焉如曹之子臧宋之子哀吳之季子魯之子野皆得爲而不獲爲豈非天耶

己亥仲孫羯卒（孟孝伯）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林云衞侯親來會葬於此如

陳氏曰叚葬惠公也衞侯來會葬隱公不見春秋之初魯猶秉禮也晉景之喪成公弔焉亦已卑矣晉於是止公使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葬楚康也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於西門之外則天下諸侯有會葬於楚者矣於是滕子會葬於魯是春秋之季也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左傳莒犂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

之舉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

展輿弒父而書莒人不因莒人展輿不能成弒欲弒者莒人因莒人以成弒者展輿故不得舍莒人而獨罪展輿非末減展輿也父弒身立不聞討賊同罪顯然況下有展輿出奔文意相足胡傳從趙匡改左氏之文曰展輿因國人之攻莒子弒之乃立展輿既廢如不與弒彼安得立乎